



品深刻的触及到人性的深处，有冷静的目光、透彻的思考，那么这种「一个人的历史」的价值比由官方书写的「大写的历史」要持久得多。

你打算创作儿童文学吗？

我从小就读各国的儿童文学作品，深刻的童话同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自己写过一篇《给我老爸爸买鱼竿》，台湾把它作为青少年读物；另外也出了两本插画书，由台湾知名的插画家几米配上很漂亮有趣的插图，取名《母亲》和《朋友》，作为青少年读物。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些什么读书心得？

我现在简直没有时间读书。我现在有这么大的兴趣做电影，但在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经八、九年没进电影院。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想知道当今的作家、哲学家有没有提出新的思想？我对当今现实的新鲜的思想很有兴趣，但现在很难找到一部书能让我觉得是真正触及当代问题的著作。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真正缺乏的是思考，是一个精神相当贫困的时代；但是消费是相当的普遍，社会也是空前的富裕。

你对于电影的创作抱着一种怎样的期许或抱负？

我十七岁上大学，十八岁开始写电影剧本，几十年来还有多次中外电影公司找我写剧本，或电影导演想与我合作，最终我想做的电影都实现不了。原因不是因为政治、政府的关系，而是不想做一

些影片或故事影片，我有我的一些想法。一直到二零零三年马赛（法国）为我举办的「马赛高行健年」，我就把我想做作的计划纳入其中，因此整个计划里就包括了我的歌剧、戏剧、画展、电影。期间两位从事数位（数码、数字）电影的法国朋友热心的帮助我。我们工作了四年，一直到去年年初这部电影《侧影和影子》才完成，但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进入商业发行。

请谈谈此次捐赠予新加坡美术馆的缘起？

两年前新加坡美术馆为我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回展，这是继欧洲以后我在亚洲最大规模的一次画展。当时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郭建超馆长以及谁先觉画廊都很热心的为我推动展出，馆方也表示希望收藏我的画作。我想既然要捐赠，就不应该随便便拿一幅小品，我认真真真给美术馆画一幅大画，这幅作品现在就在新加坡美术馆的墙上，总长四米七，是我目前所画的最大一幅作品。我看到美术馆那么认真的把我的画作陈列出来，而且组织了那么多的研讨会和活动，对我的这番用心确实有一个很好的成果。

你的绘画、文学、电影与理论写作，是否有关联？

虽然我的观照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若做一件事，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不可能同时来做。在特定的阶段里，拍电影就拍电影，画画就画画，写作就写作，讲理论就讲理论。讲理论的阶段，我在案头上堆了一大堆的各时期美学史、哲



高行健（左三）在美国接受纽约图书馆颁发的「维纳奖」；高享琳

的，但是我若做一件事，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不可能同时来做。在特定的阶段里，拍电影就拍电影，画画就画画，写作就写作，讲理论就讲理论。讲理论的阶段，我在案头上堆了一大堆的各时期美学史、哲

油画，我就决定不用再画了。我决定创作水墨是因为我看到毕卡索的「水墨画」，实际上他画的是「墨水速写画」，他并不了解中国水墨。我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见到一幅油画的杰作真迹，有的只是粗糙的复制品；毕卡索的情况也和这有点类似，他在「水墨」的创作上他也只能很简单的把它当成「墨水」来用；这么一个参照给我，让我觉得既然我是东方人，对水墨的性能很了解，又不愿重复传统水墨，我找到了一条出路，这是我最初采用水墨的动机。

据说你作画时爱听音乐，有什么奥妙吗？

绘画是视觉的，不是观念的，也不是语言的，「纯绘画」是形象自己在说话，所以我在作画时要排除语言，而音乐给我创造一个心境，这心境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我选择的是巴哈的古典音乐、巴洛克音乐、菲立格拉斯的现代音乐、美国的就

太奇作曲家斯第弗莱契的现代乐，以及俄国作曲家施尼特克的现代乐，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你较欣赏哪位画家？

太多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林布朗和透纳对光线的运用，毕卡索、从俄国流浪到法国的夏卡尔等等。但是我还

在找寻我自己的一条路。我这条

路就是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你的水墨画受过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的影响，是吗？

我和赵先生认识很早，一九七八年我担任巴金先生的翻译出访法国，当时赵先生在府上宴请巴金先生，我因此开始认识赵先生。我很欣赏他的画，特别是六十年代创作的抒情抽象画。赵先生是创作「现代水墨」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华人或艺术家以水墨作抽象水墨。当然我画的不是抽象水墨，但是赵先生至少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水墨可以跳出传统。一九九三年赵先生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中大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赵先生的评介，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无声的交响》。高度评价赵先生对中国绘画、对他自身的成就以及对水墨创作所作出的贡献。

此次新加坡之行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期许？

我觉得非常愉快，因为和新加坡的朋友们沟通是不困难的，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些共识，就是对文化的多元开放态度，至少这一点还没有在其他地方感觉到这么强烈。这当然也和新加坡所处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际会和交流之处。因此在这里我的这番言论和所发表的意见，竟然因此而受到了他们很高的重视。